致堂讀史管見

東昏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韓𢓜之文嘗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何以致之而修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是也則以妄人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夫有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况有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問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謝其矜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己與人兩得之矣東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首事又無責罰是啓

反叛之漸也然東昏何責焉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后懼使女巫厭禱曰一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事覺魏主曰吾以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馮后之麗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家女也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私家且爲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而立之是孝文爲子之道爲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於焉皆失豈不爲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汝其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内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取

非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而況臣乎魏王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尚書宋弁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勰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任兼宜國受遺託孤為宗社計法成周之用旦戒慕燕之委許而勰亦當抑沖退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矣而孝文與勰慮不及此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惜哉夫勰之所為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為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方此固勰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卿存亡所同義不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乎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肇為平原公

祖宗所爲而著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諡之當自古鮮儷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傚者也父歿未逾時遽崇妻母顯貴外族恩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沒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爲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擯以譖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爲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

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
省帝失德浸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
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祀亦勸祏立遙光
祏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決遙
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帝誅祏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過猶有言其罪如嚴延年之
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如此考春秋衛
事衎以有罪爲甯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
夫有說爲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甯喜
弒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罪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況
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
之任也而江祏江祀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爲群心所

偏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遥光而劉暄者於
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遥光則恐失元舅之尊是純以私
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巳太乎其為戮也宜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
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公曰為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
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焉民其基也藩輔其墉屏
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
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脉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
而其身猶據太山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巳今乃教
使猜防豫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非如而凶暴加甚致左
右前後人不自保江祏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孝嗣

杜繼誅死於是巫舉兵亂陽而陳顯達叛求降于魏既而敗
叢叛還取襄陵而崔慧景叛殺蕭琇雍州而蕭衍叛東昏以
罪而陳伯之叛於方大臣既叛于外於是須昌人出而叛
假叛謀有誅發而張欣泰叛奔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
城降而徐元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讒懼誅而王
珍國張稷叛何爲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後
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甲猶六倍之而
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者順道也齊
明之謀逆理既甚無以燕其子矣又況東昏之罪浮于紂
乎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諸軍主
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任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

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何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建康臺軍屢敗宮門皆閉僕射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詣城降衆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世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足爲者欲人盡棄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妙往慧景方何所爲而對客談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以思忠心公爲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景稱兵向闕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

不能辦將勝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懲之將不
能者見而爲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
有勞效猶當爲誅將在以御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
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
扶彼其總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
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
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既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
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
懿不從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嬖臣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譖之
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爲然或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敗走尚書令耶及帝賜懿藥懿且死曰家弟在雍

深爲朝廷憂

昏主暴虐不足爲忠而蕭懿事之忠不足爲死而蕭懿致其死若懿者當之上六苦節者歟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爲浮正使同姓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覬捨舊應詔而入遂戡大難以綏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若爲悔可以無內省知不能免坐待金毘其智不足稱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者爲徐孝嗣沈文季輩然則不可爲陳顯達裴叔業崔慧景又不可爲蕭衍則又不可然則柰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然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失義斯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為過何不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昭業蕭寶卷之徒其所行事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蕭衍舉兵以臣伐君彼固為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以叔父為豬而將屠之或縛孫為考而親斬之內則九族外則百官下則萬民無長幼晝夜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曰彼君也君可伐乎如此則天為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狡童或曰碩鼠或曰鳥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删而湯武之事則備載誓命以見桀紂之惡斥為獨夫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有火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

國風成周之城矣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權聿之聲如五朝之士主者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爲孔子之罪人也而可乎

魏詳以禧驕奢貪淫白於魏主且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爲也元禧以有過惡爲人所白而元勰以得人情爲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勰者皆元詳也魏宗恪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勰之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罪不可爲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君聽清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能勰而進禧詳又被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爲疑以讒爲

也而不亂者乎蓋無有也

魏主既親政禧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自旦至晡謀不決魏主還賜禧死由是益疏忌宗室

甚矣咸陽王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為上相以驕奢貪淫所為不法為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數其有無狀如所白黜而去之以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而不問及疑元勰罷使就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猜防者在勰之得人心而不慮禧之多為不法也則禧之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以禧之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析分崩蓋兆諸此故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帝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五子之歌言酒色禽樂宮室之荒未有不亡者古之時人朴而俗質或記事者言其大槩耳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榭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數卉木竹石臺池之飾數斤而大之修而新之則有不可勝言者萬鈞之大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置官而求其窮掇於溪谷遂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厭也捺取土然之塢間大發撓民之輦輦竿節必其比偶柯葉必真鮮榮而竹之好無厭也置園林植不計根莖一宴剪賞萬株猶少而卉草之好無厭也美樹生於顛崖絕壑有出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則攫其樹而果木之好無厭也苟以供奉乎一人彈費勞民而為之猶且不可而公侯邸第發寵擬含與夫更衣別館花藥煩密諸多閎美不移

而具於是覦伐運載四方並舉時無虚月月無虚日數事者恣擅而出或以不肖除官秩或以之破蕩貲産無復不休憂人怨苦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足以取亡兇彼五蒞各驁其極欲天祿之不終也難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但之所遠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蕃謟者又從而贊之曰前政無失焉猶以為口實文王之囿芻蕘雉兎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爲而往且前事人爲大戒盤鑑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和帝　寶融　齊紀

蕭衍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舊書是景之子擾語江陵之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

者江夏王寳女與陛下先臣與鍾會鄧艾是也雖成敗異術
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天下纖介之惡尚望陛下申之
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
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無識而聞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卯
而逃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
傷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可
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則天下服不申則
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
而爲孫長史懇懇爲陛下言耳詔報曰今當續加贈謚偃尋下
獄死
崔偃之言是也而詞大激蕭顯錄買耻以亂臣賊子自居也
而偃實中其事是以殺之雖然過矣詞之太激偃之失也

然訴寃憊慎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己情而動人聽江陵君
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寶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
事成夫寶玄慧景之舉爲忠歟爲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
激之故施刑于偃是謂濫殺無章人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其雍州刺史蕭
衍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
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彼君臣自
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
收岷蜀自絶又命楊徐聲言俱舉建康窮蹙魚游釜中可以
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蕭衍
外侮寶卷内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爲都
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來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
若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臣賢歟又豈隋
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决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
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
首議源懷賛决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
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禽執言帥
師尸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朔相承魏雖
奄甸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主正朔也正使孝文
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初衍起兵州郡悉降吴興太守袁昻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
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勑元履曰袁昻道素之門世有忠

節勿以兵威凌辱元履奉其與昂亦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
至待厚遇之

以表淑為忠是謂珉為玉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若淑是
已以表桀為忠是謂姦為樞也易曰力小而任重若桀是
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詠之以為殺身明節舍生徇義曾無
一異詞豈世少忠臣故論者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智者
所難耶若表昂為荀道素之門而前烈如此故當感與之
際而自處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送降者亦可謂微善於
彼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尋受寵剝師長百條則不
知昂所以自為果何說也

術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人不可
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無異心誰復更

同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況約有作賊之説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洽義孚天下心悦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徼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累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伐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鬭智角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撥亂之法而繩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悪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爲帝事不成爲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者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偃所以力蹙父寃而蕭穎胄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景與蕭穎胄又何較焉

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明早東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少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横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贊人取國者豈有它哉酬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衰若沈約則真險人數梁公府僚范雲爲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爲尚書僕射而雲爲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攘奪葢有既心雖爲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鈇鉞耳

荆州刺史蕭憺厲精爲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荆人大悦

以天下爲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一己爲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毁己爲嫌不以沮撓爲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焉無一而善民自受害小人私心非不知也利己爲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拒諫杜塞言路以誹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鉗義士之口惟政之不

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蕭檐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為世範是以表而贊之

武帝上　　梁紀

奉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椙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荊州蕭穎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擣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度非貪天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度非安天命也知不可免捐驅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爲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君而炎以受禪爲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

者對感而爲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激蕭穎胄於荆遣鄭伯禽送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爲尊號其失遠矣

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爲敎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有罰鍰之數皆

為疑刑也鞭撲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耻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輿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況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

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illegible]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爲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汨狃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劫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爲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羨乎商之後得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數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爲五朝盛德之王其又何訾耶

謝朏爲左光祿大夫朏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爲侍中司徒

尚書令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康濟時務以正風俗爲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爲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郤畀乎援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爲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親諭勰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宏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爲司徒尋被廢

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黜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爲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冲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楊州剸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爲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衣俱潔卒爲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黜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狠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衆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黜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爲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吉翂父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

陳拷訊之具詰務曰爾能死不若爲人教亦聽悔畏務曰愚
臣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來代之柰何受人教耶廷尉以
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務充純孝務曰父辱子死
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務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美
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爲其少而賢之也務以因
父取名爲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
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
美庸詎知務也不瞠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
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
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
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

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
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孟子之分耳若用參也
而邀賞於曾晳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用旦也而邀賞
於成王命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
之右其消德罔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
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
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務之不若也尚得爲君子之所
法耶
郡司徒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褻暱群小所在讟起中外
嗟怨
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猶惟不聞過
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遂居上相則驕奢貪婪如出

一軌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

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爲上親小人則爲下必矣臣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遊獵義陽降魏三關戍將亦弃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臣不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遊獵自若遂使義陽陷没三關弃城罪孰大焉貶號黜官未足償責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於邊壘矣若用功臣三數

人並守淮南而賞罰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勸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何也帝心尚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與庠序盛師弟子負特以美名而爲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甚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寛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寳之害故甄琛元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寛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足矣斵削不密非屋

幾微者也所愼而不敢忽也以舜爲君禹皐陶爲臣其兢兢業業戒必以幾爲言幾者微也吉之先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愼則吉微而不愼則危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恐其處宴安也古之聖賢愼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獒之獻即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爲父師弼亮四世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稱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其稟之偏豈可因以爲法也爲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若細目焉亦豈可使之闕漏哉區區於衆務之末弊精神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司存廢弛則猶裘弊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高顯而斲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顒亦諫其勞身蔽衆

勞光武曰昊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息非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嗚呼爲君如光武爲臣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能如此哉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懦怯部分乖方至之大敗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爲元帥才望素無聞焉是弃其師也萬務皆實事平事者必實才自乘田季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空言或以貴勢或以出冑或以私暱或以虛名或以賕賂

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須或以是敗民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否第以貴爵崇職壓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俊無乃徒為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枝藩維於孩孺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耆文亦何益故任官惟賢才人主之要道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晝夜合戰上命韋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上勑景宗曰叡鄉之鄉望宜善待之景宗禮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叡救己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旣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止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還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胷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爲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債喪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鈇鉞猶當盡貶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輕典行薄罰豈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爲得符三軍五兵之運盍

選擧擧才夫豈兄弟之任故春秋書黑肩歸師以此防民
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爲將而失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
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不能也使梁無韋叡
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
不作

國之大祀惟天地宗廟社稷爲重今武帝所謂齋日云者
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
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
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
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爲社稷之齋已失之矣浮屠氏
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

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廟不亦太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己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帝既爲我下矣則事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日武帝以蔬麵代牲牢蓋䰟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孰不然者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懋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正經之通誼始於秦皇不足爲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致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

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德或有松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深心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還過欲行之志推廣其議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若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爲青冀二州刺史

姦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弑主必假手於愚忠無知之人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反歸獄焉而加之惡無

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史太成濟之戮矣尚敢稱功而責賞其愚豈不甚哉為梁武帝者數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榮非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邊郡獨不慮其生疆場之患乎卒之稷為百姓所殺弒逆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已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欲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翳而蔽日也及情事慘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梁武固非常流其為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

不爲不衆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范雲任昉皆爲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筦缺人乃舍約而用徐勉其久爲端揆志在台司上終不與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朏袁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旣以羞死之語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鈇鉞亦云幸矣嗚呼險夫傾士爲人纂國本以酬富貴之願而其究如此彼勸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詡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以高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陷胡嬪之心然嬪乃妾也一旦立妾爲后廢后爲尼尋又殺之處議如此非

元澄元雍元懌于忠之過乎然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道矣身爲貴嬪妬于后而毒之已能無纂奪之報哉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爲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爲事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時爲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絶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絶之則貪淫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寫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召防厚貌深情龔鼓普愚俗外若枯寂中實奔熾舉世爲所熒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甚國力殫屈民力潛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孫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爲法漢武鉤弋之爲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至世宗始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爲仁殺爲無道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毋見殺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著國之治忽其所

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六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己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嘗觀蘇子之論攝主也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毋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與閫外事且不可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吕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毋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

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為當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周之故維公維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開王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醜其心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耶

醜于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己實太傅元雍元懌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許不已太后勑公卿議懌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係百僚之所視傚者也豈得爲人所脅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脅則亦何所不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貪偽取貴獨無裁正之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侃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愧之不暇又何敢遽相害也既已黽勉授之矣若非元昭上詐雍懌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臣之義可不正己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一陻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瀆既大不智規取壽陽其人

何罪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於敵初未有援而自殲其民以數十萬計亦無惆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者也佛之術以慈爲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爲至而其迹則泥雖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己而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已疾痛凡曰天下孰匪吾仁豈有數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徵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

處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下不敢逾此物力所以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爲誠莊嚴爲勝自瞿曇在日已爲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異以華之其曾無限制何況爲其徒者惟知後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敬信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爲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孝爲養民然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窮費遂至力屈二夷交侵六鎭盡叛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爲龜鑑乎

魏之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行身親是棄家

絶養欲嘗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
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爲正爲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
之故而用十一月爲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
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
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
意則兼擧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
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
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
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
參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

事物之跡皆指爲幻化不真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輪轉無稽之言反指爲真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珝以一言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刳心此數終以不悟冒瑒之不如豈不惑之甚耶

勑織官文錦不得爲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殄之意不爲動物有知而加恤不爲植物無知而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其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等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往來者也彼牛羊

大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之戒或者悅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覺身與祖先父母處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彝倫一至於是豈不可痛哉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升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非人故爲等衰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父其父而謂他人爲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爲兄饑父而殺之則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豈是以爲道耶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飢餓盡殺江淮鳥獸魚鱉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爲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與鳥獸魚鱉爲類也今築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十萬人爲天下主曾不惻焉及眷眷於織文鳥草恐放割裂妄之顛倒本覺寘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梁

武之謂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時官員旣少應選日多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不知織臧不供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臧獲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illegible]欽矣為乘田而牛羊

不息則賢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
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統凡
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
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
問其才專以得解日月爲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
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
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
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爲常
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
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
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
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有故[illegible]能而從以信賞必罰

則太平可[illegible]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

才必有[illegible]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

才多[illegible]發賢能皆爲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

之制[illegible]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

或[illegible]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

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

失當[illegible]是以行[illegible]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治可也何

循[illegible]格之足用乎

左[illegible]道根本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

問宋[illegible]曰曹由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

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禮莫重乎祭嘗齋猶不弔況在祭乎故曾子問君當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是知以大臣死而廢祭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竊禮之不中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之饌已設麥而去之是以臣子爲重祖考爲輕不敬莫大焉

魏太傅懌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乂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吏部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二人怨之誣懌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元懌爲非禮所逼獨無褚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遽從之也備位大臣逼乎君母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

又況乂騰驕恣不法伺隙而動懌方以法裁制遏其姦請
是可行乎使懌以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
過外可以禁乂騰之惡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
之手不亦辱哉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歡不與俗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効之韋歡為大臣而不阿
君邪好可不謂賢乎夫人子不學異端然後能孝人臣不
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者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
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使梁朔有數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柔然國亂阿那瓌奔魏言於魏主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乞
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魏主立阿那瓌為蠕

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百斤金賂元乂遂聽北歸勑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久為邊患今兹喪亂束身來歸撫之可也柰何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億計矣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厖有叛志也而魏方恃其盛强不為遠慮志服之之難遽聽其去張普惠所陳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為邊將奉命而行其失在不知可否而論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乂受金而為之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乂而不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巳臣而縱之其

爲利害小大與百斤之金如何而乂相見會遂啓邊患魏以是困而盜賊並興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所以不可行以國家存亡係焉而知戒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武帝下　　梁紀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麄踈不檢居常每覬望東宫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

正德之爲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必歸之矣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正德麄險人也年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而處之宜使出奔其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矣予劉玄德有言幾事之來豈有終極若令日幾事已露明日之失未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門則原情定罪或

收還爵土而勵以散秩或胙以小邑而僅免飢寒彼悔必明邪心懾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悔之姑息是尚私恩神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三軍而奔魏邦他人恩重于父而服衰豈無所自哉

魏元義既得志驕愎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賂遺請屬有司莫敢執持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

魏政至肅宗寖衰然盜賊未作也元義柄國不能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歛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窘于利强者豐於財而國隨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

董卓之亡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于臨死之問則亦末如之何矣今元義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以爲雅談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唯持其志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獨無傳攷魏主治

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監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詳略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攷詳略采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爲其事必有其功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彧敗而歸賊勢日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元修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旣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

感通治術邊之何如　曰實合考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蓋醫諳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倖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山澤舟車之利兩不撓困遂至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計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奈崇乞改鎮為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饕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深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為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揖舟於未流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柰何至於無可

忝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勑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勑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北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顧惟艱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梁江揔亡陳

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爲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綜殆東昏侯之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埸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跡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鮮矣

隊單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況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恣不悛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之爲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搥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爲大　四端皆至德而仁爲要夫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爲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詩而春秋爲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爲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劇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　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綜文

章美矣而於人倫有未安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楚在而服惡其悖逆之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害情義之施於父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憫而死此為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真侯景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下數十小城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

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
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
怨復讎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
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
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簫
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相帥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貸功
以立者不賞私恩一也不罰私怨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誹議五也不忌疾人六也不貪天功七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欲負人十也有一于

此已為善行況其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所治乎
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
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
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乃聽之卒以孝
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
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
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
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
之効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

謂民果頑哉為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覩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師而不然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歸於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為宗國復讎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雖二州嘗[illegible]所在郡而爲之刺史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

此一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息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猶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蠭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尒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孽寵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尒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於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

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
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
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
向以脅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酖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盜
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义擅權黷貨以
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
廷忽焉今目而舉之以便省閱爲後戒去元斥彈于忠擅
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
息絶遊宴而不聽袁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
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能修學

工與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綿麻之稅以寬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淑勍敵資亡虜而不聽元孚請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户賑賚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東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爲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

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
外之臣非不能爲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
歡能爲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
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
不入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
不能扞衛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
所恃以爲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衆雖借之榮祿然君上
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之志敢造亂者誅之擁
叔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
室則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幼主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況嘗奉以為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快心爾朱而不畏梁其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婦擁兵臺城而不進卒餓而死其殆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疑未決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託體於父是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輿所懸之物輕

重道乎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以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言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哉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其卒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

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許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諸親之者無主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衛將梁民不附盡叛之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秦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況大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遽跋扈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爲顥大主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寶寅嘗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爲己累必弃而絶之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絶所不可絶則其心定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盡弃絶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弃家者國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庶乎其眞學佛者今也爲帝王享天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嚴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旣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世人非之爲禪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彼[illegible][illegible]達磨以言外之[illegible]旨擧神投提耳武帝呵其[illegible][illegible]無功德者不亦[illegible]取數日爲佛之

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爲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禍而不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弃而絶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城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以師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冑耳目濡貫見其可得也者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來危禍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飲酖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汲人如此嗚呼悲夫使敬宗當爾朱榮客迎之際能審彼審已有不受也受而足以與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奮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黨涵恩爲用者豈一敕所能收也是則爲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引拔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

兆兆夢徵謂己曰我有金三百片馬百疋在祖仁家兆即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徵之不足疑其隱匿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爲能見夢於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何爲見徵於夢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貲而殺之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怨氣交寃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速之說曰燎火一噓而滅篝火當風乃滅感陽火鄰官火數月乃滅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即綜也在魏更名

蕭綜信毋怨望之一言不父其父奔軍外叛假手殺之欲
㓕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㧗指三寸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祈請傷慈之過也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盡遞爲冲挹自秦以來乃兼
稱之子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二爲名則失其義矣
説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
爾皇之爲尊也宜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
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爲尊稱其謂應時而變者
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
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亦可謂
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其稱帝王之不可

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共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干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世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去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中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為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慚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為嗣銜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云者滅盡衆有心滅生寂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知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棄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忘方深是數十年疏衣布食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搢文雅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搢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搢爲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妒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内有妬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搢之爲人未有以愈於朱异也特爲上所寵任而异巳媚之則奇才碩德又安得釐於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禀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元朗爲帝

當其時節閔帝與高歡皆爲爾朱氏所立而心

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末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爲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丹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弒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臣帝室亦相文之事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失職故王之

昭明孝子也　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況朱异佞臣也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爲大臣者當以積德求累珍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義況正德外叛微還赦而復尋渠寘䀸覩已失刑矣罪
在悖逆不足為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昇得君寵行政久
必無所憾而交私藩王盡其濟非違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昇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裴昂為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覩節閔帝之為人欲
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
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數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
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弑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讐榮反以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心為忠事表見於世志出伊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賊能遂彰廢節閔而幽之乃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臣戚請亂為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歡既以我逆討兆而又僭節閔之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所以然者為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歡飭文武奉表勸進乃爲詔策而擇位焉武帝即位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脩所爲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歡閱二君豈遠事哉又自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烽寨蹈湯波不思甚矣夫常情莫不畏死而貪生若處非其據禍必不得免而况侍君之足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穢幕之娛也故劉聰夢死後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宇文化及曰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爲兗州刺史

弒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盍移魏境相爲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爲國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綱爲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王思政讒閒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不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弑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諸儒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爲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纔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其異應其事遲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太爲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已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閒關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懲黜之以釋歡憾歡亦必欣然引咎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

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
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擁兵實無自取之意
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
魏主曾不一荅意謂含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
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
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
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立已絕矣所以
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
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
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
諸侯耳泰豈不曰欲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
弃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焉民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途禦其飢餒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肆暴不恤初欲遷都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以三日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狽入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鶩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耄倪乳病昏毀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予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賀

六渾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輿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爲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爲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弑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衰替之君弑而又弑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忘勳弃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王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墜在人爪吻之間

而又觸情縱欲斷棄彊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
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殘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爲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妻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以爲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爲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大悅

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黒入及計帳戸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爲強爾自是始爲裕民足國之政蓋綽啓之歟然嘗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彷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興國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得耳目不相聯[illegible]者也[illegible]知其
所始不知其所始不[illegible]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illegibl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
者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
以理爲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
一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爲文帝作皇慕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由陳弘氏自湘
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爲劫
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illegible]善曰[illegible]請[illegible]曰[illegible]命能如
是者仰不愧俯不作無災非[illegible]無[illegible]者[illegible]福也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illegible]貨[illegible]可[illegible]取之可[illegible]挹也

善論禍福莫如荀卿氏曰禍莫長於無禍其理甚大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以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為一計從賢達之與愚之萬有一焉愚者不信滔滔皆是也其說不能不從于[illegible]相彌縫以防其敗闖末且以益于舌辯姑即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令取死罪囚使僧大擇佛名號之能療發苦惱者晝夜誦于旁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妻財以充寺用分且為甘父兹罪何祖之有

丹楊陶弘景博學多藝能齊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廢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馴致入於亂未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往往而或誤其害有數世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爲玄

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云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殺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論談老經而誤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圖亦多舛也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而論之醫家者流往往皆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西魏魏泰拒之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復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爲是役也以宇文泰拔恒農取諸城堡得戰士八千也而報之矣以忿興兵非不戒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始覺也既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永命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爲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爲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之使

宇文泰欲固國而使人主廢賢后娶戎女其謀甚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
而寳炬之為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頼天嘗肯一心專力
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娶之嫡嫡之以尋
亦自魏而柔然且㨗髙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為此也
若邊境得人以以嚴為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
為泰謀臣獨漫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
冦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
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
羊陸交歡邊境以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效叔
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法所有書虎不
成者為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也不難矣僥倖邀利事

功雖成君子猶恥之此固非黑獺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為匹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飢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黷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嘷譟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用武至是既十年無勸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舉勸農之政不施初聞准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為茂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習耒耜耦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責之不過三年足食

延兵屬強敵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逼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爲北豫州刺史遂以虎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步卒歡步走將拔勝追之幾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爲此役也乃其子澄有朱習之感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怖乎暹之怨也澄悦仲密妻而逼

之何怪乎綜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遁以誨子謝仲密魏師可卧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關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爲與力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身而喪其師其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搜偏師爲援自足以收其附之心而不喜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衆親行一月而失眷將四十八人不爲敵傳者尋之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柔力酣戰雖不自保不一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贊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彥俊爲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者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戰高歡爲客大敗衆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邙山之戰宇文泰爲客大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比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爲國相爵異

雖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爲繼娶黜其正室聯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乘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守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爲之一婿而後可則其妻亦勝數矣一何計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哀削惟事徵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郡縣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侈靡宴飲踰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務欲詭競求進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其刺史暴

擴其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云去奢導以節儉朕居現一床之地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為讙為殺物故也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竊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略然豈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則出入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以甘聞於羣臣下嘗非拊手夫琛目擊時事姑以粗條其

曰若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若可得去矣夫風俗侈靡飢寒之本也善為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為禮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奇技之患哉故使禮制既定則雖太宰而祭大亨奢僭乃人主所當為又何以諫莫為哉今武帝不立禮制故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為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公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己所蓄則他人之物若官物也惟人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詔謂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備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非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稱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罔敢不勤今武帝夜半而起日旦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理髮須審其狀貌澤悴而元氣審然故枝葉未有害
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李斯
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
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二人令等言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
譽侯景為忠誠呼羣為焉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於賀琛率
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遂
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忘餓形體
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
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
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
廣為法事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

曰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殺宿衞畢亂而止

禪書固多就其中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爲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踰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土木以肆很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況異已不信之人豈眞以有是哉而武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未嘗以相魋爲魔也魯平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爲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

爲讒也此君子處己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說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
益州甘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未修家
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
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
蠱爲任起敬起孝烝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
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曾可信嗚
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鈎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爲人君侵悔之象著矣豈災感入
此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既而不悟之失耶抑天

奇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
爲儆戒之符也衹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絶
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
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
表請舉河南内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
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
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
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
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
决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

朱异又從君之昏以陷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圍豫襄廣潁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頗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擅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為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慙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俟得彭城進軍與侯景犄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為東魏所禽上聞之

嘆曰吾得撫復爲晉家平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云侯景竪子自爲姦逆而僞朝幸災忘義斷絶鄰好援一人而失二國知者不爲也今乃拔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荊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況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君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聚萬衆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

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速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猶不能復己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後循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痏昔時所甚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云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

孫從曰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弒父弒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迹不正而身迹不循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而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者李世勣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邪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輔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遷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勣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聞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令侍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臣議朱异以和爲便傅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爲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爲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兩立者苟要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逼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脩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傳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復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耄衰既貪且畏盛時英賢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修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昇何也奉佛以弱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

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嘗懷怨望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舡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乘采石建康洶懼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愆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父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啓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服灼其情啓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甚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然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
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矣惟剛明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帝蔬食閱城日久蔬菜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
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淵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為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罟罻之設則以時麛卵胎夭覆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為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殺適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為是甚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為烹割炮燔熬煎[illegible]醯脯鱐腊之入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觀之則為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效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鼈咸若及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為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也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糲飯以為養宗廟寘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丁甚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産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狂彌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厭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則非佛與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戒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戒苦行動尚篤懺而不獲福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爲之說

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昌子孫才傑將大衆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妬孫雖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矣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守承平尚不足恃況國已傾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爲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閫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爲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爲矣曾劉諶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數耶

東魏高澄爲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纔變家爲國澄爲世子以冒邑之故幾陷其父變于萬稍其父自稱遂君事魏甚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爲悖慢毆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